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五十八回 映月潭老龍獻絨 宿雲渡野鹿指迷

蜻飛子曰：「三服念師心切，吾與相別時，彼言如得遇師，即速報之。縱師弗遇，得遇一道門兄弟，亦必邀至彼洞，以遭愁懷。茲幸爾我重逢，不如同到紫泉洞中與之一晤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可。然紫泉洞中僅彼一人乎，抑有並洞而居者乎？」蜻飛子曰：「三服教有二女，一名蓉花，一屬女蟒，皆彼所救者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己道尚未深得，烏能教人？」蜻飛子曰：「彼暫收下，以俟吾師耳。」椒花子點首道是，當即挽手乘風，直向紫泉。行到中途，忽見一縷黑雲停於天半。椒花子曰：「天半黑雲停著，不識內有何妖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天下妖屬多矣，何必問之。」殊意二人剛到黑雲之下，雲內突墜二女，將路阻著。

二人極目，似曾相識而又不能確認者。二女亦然。彼此顧盼良久，二女方欲問及姓名，椒、蜻二人已驅風車，向紫泉山而去。二女轉至前面，復腰遮而詢曰：「二妖為誰，欲向何往？」椒花子曰：「男女不相贈答，何勞汝詢耶？」二女曰：「猝爾相逢，何妨問訊，如弗言出，是地不准過焉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小小丫結，有何道法，敢阻吾路。」二女不言，各執雙刀，並力阻定。蜻飛子怒，遂與椒花子上前分戰。一時黑雲密布，狂風亂卷，鬥作一團。

正酣鬥間，恰遇二翠閒遊，遙見黑雲內四妖爭鬥。二翠風車驅動，急來看之，乃鳳春、紫花娘與二道士也。翠華謂翠蓋曰：「吾觀道士形容，好似道兄椒、蜻二子。」翠蓋曰：「如此須向前去，勸罷爭戰，再問來由。」言已，遂向戰場止之曰：「鳳、紫二姑姑，休得爭戰。」二女停鬥回視，二翠也。其時椒、蜻二子亦停鬥退下。二翠遙而詢曰：「汝二道士，其殆三緘門徒椒、蜻二子？」椒花子驚曰：「二女為誰，知吾名姓？」二翠曰：「汝忘碧玉山之翠華、翠蓋乎？」椒、蜻二子喜出望外，上前細視曰：「汝華、蓋二道妹耶？」二翠曰：「然。」然則此二女又屬何人？」二翠曰：「彼乃鳳春、紫花娘也。」

前在碧玉時，亦曾見之，茲何各不相識？然爾我分別已久，今日喜得重晤，請到吾北鳳山內消閒幾日，可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可則可耳，奈吾二人約往紫泉去會三服？」二翠曰：「紫泉山歷吾北鳳不遠，三服既在彼處，兄請先到北鳳，後至紫泉不遲。」蜻飛子曰：「道妹之言亦是。」即與四妖女同至北鳳山中。二翠導入洞府，設筵款待。席間言及三緘，二翠歎息咨嗟，恨不能追隨步履。椒、蜻二子曰：「道妹不必傷懷，吾已知汝在此，如訪得師後，速來報之。」筵罷，二子辭別，二翠苦留在洞不提。

且說三緘在寶塔寺內住了數日，離此前行。師徒在途，常念諸子。狐疑曰：「吾與師時刻未忘諸道友，不知道友等而今心念究竟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春秋幾易，未見其形，安識其心堅與不堅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堅者入道，不堅者離道，離道而懷異心，墜落三途，人身難轉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汝言頗得道中妙旨，宜用力習之。」紫光曰：「弟子隨師日久，功毫未得者，何哉？」三緘曰：「汝心未清也。」紫光曰：「清心之功，弟子亦常著意，但不過一刻，欲又生之。用力一除，孰知力愈用則心愈走，愈走則欲愈生焉。」初入門者，往往如是。三緘曰：「用力除欲則欲反生，以其心知有欲也。何若恬然淡然，不用力以除而欲自無焉之為愈。」紫光曰：「是功非弟子所及，祈師另示一途。」三緘曰：「總從恬淡處造去可也。」師徒沿途論道，不覺日又西墜。狐疑奉命前去，訪尋宿所於村人。村人曰：「是地少有寺觀，惟映月潭上有一養月閣，閣內無道無僧，汝欲宿之，此其所也。」狐疑曰：「歷此多途乎？」村人曰：「不過數里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其地或東或西，求為一示。」村人曰：「吾歸閭里，必由閣前，汝隨吾行，竟至其處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是汝待片時，吾呼同人即刻到此。」村人曰：「宜速去速來，時不待矣。」狐疑諾，轉稟三緘。師徒忙忙，兼程而進。

路途中，三緘詢及村人曰：「養月閣內，何無僧道耶？」村人曰：「是閣多妖，以前住持皆被吞噬，故至今日無人敢居。」三緘曰：「妖之行藏，汝可知否？」村人曰：「此妖每月一至，至則狂風大卷，瓦解鴛鴦，究不知妖物為何如斯厲害。」三緘曰：「本境居民豈無有能治伏者？」村人曰：「居民雖多，皆平常者流，何能治此。汝師徒投宿閣內，宜自防之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妨，吾等宿是，皆汝方之福耳。」村人曰：「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妖物來時，吾必誅彼以除其害，詎非福乎？」村人喜曰：「如道長能為吾方除此妖孽，村莊人等定有厚酬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輩除害，不受謝也。」閒談至此，村人曰：「吾將歸矣，前面小小山兒翼然於林木中者，即養月閣焉。」言已別去。

三緘師徒來至閣外，拾級而登。入閣視之，蛛網塵封，頹然可憫。師徒周視一遍，遂於東廂樓上安頓行李，跌坐習功。將功習餘，狐疑、紫光神倦入夢。

三緘見廂樓有窗，立起身來，推而外望。但見深深潭水，細卷波紋，月影依稀，金光閃爍。景況如此，真足令人豁目爽心。觀望移時，忽然潭水響亮，微煙乍起。久之煙散雲生，朵朵如箕，圓轉不止，俄而相結湊聚成舟。舟上一帆飛舞，帆上現一烏龍，舞爪張牙，昂首吐氣，氣中帶雨，勢若傾盆。氣吐以還，烏龍徐徐入水而沒。煙雲俱散，仍現潭水一泓，潔而無塵，月光交映。三緘慵視，將窗閉下，轉坐樓中。

時近更三，忽聞外面有人呼曰：「三緘仙官安在？」三緘訝曰：「何人呼吾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吾乃潭中老龍也，敢請仙官臨窗，有言相告。」三緘起，推開窗櫺，果見一白髮老人恭身立於樓外。三緘曰：「汝屬映月潭之老龍，不在潭內管理水族，來此胡為？」老龍曰：「吾居是潭千有餘載，不獲飛昇天府，皆由度脫無人。聞得仙官闡道天下，久欲晤之不得，茲幸來此，吾應有緣也。懇祈仙官指示，若何方克飛升？」三緘曰：「上天原愛大德，造德深者可以飛升。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」

汝在潭中管理水族，毋許肆行擾害，即合天地好生之心，加以汝躬護國佑民，即屬造德。久久如是，上天下詔，准封仙品，飛升不難矣。」老龍曰：「承仙官指點，如得飛升他日，感戴不忘。但吾甚羨仙官，欲請到潭一遊，仙官可賜步否？」三緘曰：「汝潭水深莫測，吾烏能至之？」老龍曰：「吾有避水寶絨，自能入之不溺也。」三緘欲睹其異，遂諾所請，梯窗而出。

老龍導入潭中，果然水如琉璃，不濕衣履。行未數武，宮殿在望，老龍迓入，設筵待之。筵畢，老龍曰：「茲蒙指示，聊設薄筵，仙官如閒，且請寬住幾日。」三緘致謝曰：「吾歸里念切，不能久住，辭之速行。」老龍送出潭來，依依不捨。三緘曰：「後晤有期，汝可歸矣。」老龍曰：「仙官辱臨敝宮，無可為贈，惟此寶絨敬贈仙官，仙官收存，久必有用。」三緘接絨在手，緩緩歸閣，紅日已掛樹梢。狐疑、紫光迎入詢曰：「吾師何往？」三緘以老龍見招語之。狐疑曰：「韶光荏苒，秋去冬來，師歸里閭，正其時矣。」三緘於是離閣而歸。

一路之上，冷風刺骨，雨雪霏霏，師徒冒雪前行，苦為泥途所阻。三緘曰：「泥濘難進，不若尋一寺觀，暫住征鞭，以待晴日高懸，再歸未晚。」狐疑曰：「師與道弟緩行步履，待吾往訪前途。」三緘曰：「汝速去尋訪，訪得即來報之。」狐疑暗乘風車，空中四顧，近地一帶觀剎毫無，惟大道東偏，茂林高聳。將車按下，踱入林內，乃村莊也，草舍柴扉，隱然在目。狐疑竟到門下，呼主聲聲，內一老叟僂偻而出曰：「何人呼吾？」狐疑曰：「遠方行人遇雪難進，兼之天色將暝，無地可投，特踵貴莊求宿一夕。」老叟曰：「誰人不出戶庭，借宿一夕何妨。但茅舍竹籬，恐非駐駕所耳。」狐疑曰：「老叟見容，即是莫大功德矣，安望其他。」老叟曰：「汝一人乎，還有同侶耶？」狐疑曰：「尚有二人在途候之。」老叟曰：「雪風透骨，久候殊難，急去請彼偕來，老軀辟門以待。」狐疑退，仍駕風車，凌空望之，見師已歷此不遠，忙忙墜下，導至叟宅。

老叟迎入，烹茗煮黍以款。師徒食已，老叟曰：「觀汝師徒皆屬有道之人，不識於風雪中要向何往？」三緘曰：「遠遊日久，思欲一歸桑梓耳。」老叟曰：「汝家有椿萱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已辭世矣。」「有後嗣乎？」三緘曰：「螟蛉之子已婚配矣。」老叟曰：「離家遠出，暗雨雪而添愁者人人有之。」三緘曰：「老叟安享田園，以娛晚景，較世上奔勞之客，不啻天淵。」老叟曰：「老拙無才，碌碌庸庸，只以耕田為業，門外事故一毫莫知，暗自思之，真抱愧不少。」三緘曰：「是何言也，豈未聞人能安份，一世清閒樂自然乎？」老叟曰：「一世清閒，固屬得安本份，然吾有一事，甚不滿乎人意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天地之大，尚有缺陷，

何況乎人！」老叟曰：「天地有何缺陷？」三緘曰：「天不滿東南，天之缺也；地不滿西北，地之缺也。」老叟曰：「天地之缺，天地若不憂其缺。吾人之缺，則欲不憂而不能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老叟曰：「吾躬今歲七十有三，膝下一子染疾在榻，一切極貴藥餌，吾所不辭，殊累月經年，總不能起。有子如此，亦如無矣，豈非不滿人意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汝子何疾？」老叟曰：「全身軟弱，寸步不行。」三緘曰：「恐孽病耳，待吾一觀。」老叟欣然，當將三緘導入子之寢所。三緘遍視，別無所見，惟魚鱗禽獸紛紛不一，繞榻悲啼。視已言曰：「汝子獵好山水耶？」老叟曰：「羅水族，糴山禽，所得極多。吾家食足衣豐，皆由此而至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傷生太眾，孽結於斯。汝子能改過自新，永不為山水之獵，自然起榻無疾矣。」其子在榻泣曰：「今得高人指點，父速與兒焚香告天，自茲已後，不惟牲禽弗喪，而且買物釋放，以贖前愆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既能存此心，吾將汝體撫摩一遍，汝自能行。」老叟聞之，代子告天後，請三緘近榻為之撫摩。果於詰朝其疾忽瘳，行動如昔。家人同喜，厚設肴饌，以款師徒。

留住二日，天色開霽，師徒告辭老叟，向故里而歸。

又行三里途程，來至一江，江水汪洋，波翻白練，師徒至此，舟楫全無。三緘問狐疑曰：「是江橫隔，如何能過耶？」狐疑曰：「暫在江岸歇息片時，諒有舟楫前來，師徒過渡。」三緘曰：「且待行人問之，看有別途可歸桑梓否。」待之已久，忽有宿雲渡外宿雲山中洞內一鹿，修數百年道行不能飛升，無事乘風空中四顧，瞥見清氣一縷在宿雲渡下或降或升。老鹿知有仙子臨凡，直到其間視之，見三人挺立岸上。老鹿暗計：「既屬仙子，胡以中有一妖部，一凡胎乎？吾欲向前指以過渡之地，奈彼換胎人世，尚待琢磨軀殼，造功以成；欲不指之，彼又待渡甚切。」躊躇片刻，轉思：「機緣相聚，何妨與彼方便，以造吾功。」於是按下風車，化為老人，持杖而至。

狐疑見一老人至此，急急上前，揖而詢曰：「老人何往？」老人曰：「欲過江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奈無舟楫何？」老人曰：「此渡原無舟楫也。」狐疑曰：「既無舟楫，焉能過之？」老人曰：「自有過處焉。」狐疑曰：「老人其能導吾師徒一過江乎？」老人曰：「汝欲過江，可隨吾來。」狐疑言於三緘，遂尾老人後。老人行路甚緩，師徒亦緩緩隨之。老人曰：「此江名『宿雲渡』，每當水漲，其流極險，又兼江內有一毒蛟，常常擁水破舟，以資吞噬，故將古渡拋卻，寂然無舟。」三緘曰：「毒蛟肆虐，何不除去，以免害及舟人。」老人曰：「此蛟猾甚，深潛水底，絕不一露。舟楫來此，舟破人沉，渺無形影。」

世人以為水險流急，屍隨浪去，而不知毒蛟噬人，即在無形中也，孰得而除之！」三緘曰：「此渡無舟，何地始有？」老人曰：「前面三十里許，村人相助，選其水淺者豎一槓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天色不待，烏能得歷乎？」老人曰：「天色昏黑，不妨止宿吾家，待吾來朝再導汝於此地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所居者何村？」老人曰：「家寒無產，居一石穴已數十年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可有子孫乎？」老人曰：「妻室且無，安有子孫。」三緘曰：「老人仙洞歷此幾何？」老人曰：「由渡而上，宿雲山中即是。」三緘師徒即同老人登山上嶺，果見一洞寬敞如廂。

師徒入得洞中，老人奔走不停，煮黍以待。

次早師徒未起，老人已先起而呼之曰：「天曉矣，道長欲過此渡，速隨吾來。」師徒聞呼，起而隨行。行約廿餘里，遙見江中一槓，橫於水面。師徒到此，由槓過渡，拜謝老人。老人向三緘而言曰：「吾非人類，乃老鹿也，修煉多年，未成正果。昨夜竊聞仙官肩任闡道，廣收徒眾。茲之指此迷途者，以吾有心欲拜門牆耳。」三緘喜，賜以道號曰「破迷道人」。道號賜已，復囑之曰：「吾今歸里，不便攜汝偕行，俟西北雲遊，汝來吾舍，一同登山涉水，以造外功。」老鹿聆言，不勝歡欣，問明里居，拜舞而去。